我的老师吴湖帆(上)

◆ 颜梅华 口述
陈祖恩 撰稿

颜老领我去拜师

吴老师从1920年代初期从苏州移居到上海,住在法租界葛罗路(今嵩山路)88号,是三层楼的新式里弄,但房子已旧,没有卫生设备。吴老师来上海后逐步成名,享有"海上四大画家"之誉。他所在的嵩山路住宅,被称为"梅景书屋",也成为奇士交游的上海名所。

当我只有十五六岁时,就想拜吴老师为师,可是父亲说:"你年纪太小,像吴老师这样的名家是不会收你这么小年纪的,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。"

1959年,颜文樑先生到我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教过两个课程,有半年多的时间。颜老是我叔叔的同学,我便对颜老说想去请教吴老师,颜老立即说没关系,说:你挑个日子我带你去,后来叫了一辆三轮车,我们就一起去了吴老师的家。颜老和吴老师也是草桥中学的同学,他们见面寒暄一番后,颜老对吴老师说我想跟他学画,这样一说就搭上关系了。颜老说办就办,从前这些老学者是很热心的。那时我已经三十出头了。

我第一次上门的时候,吴老师正逢第二次中风,在家休养,医师每星期来家做三次推拿。中风的后遗症是左手有些麻木,不太好动,而画画的右手没有坏,所以有方闲章叫"真手不坏"。他有时候写对联、画画,这方图章是经常用的,对此我印象比较深。

吴老师的画风雅腴灵秀、清韵缜丽,称誉上海画坛。他工山水,擅松、竹,有近世画竹第一人之誉。我跟他主要学三个方面,一个山水,一个墨竹,一个水墨荷花,这三样是吴老师的特色。当然,每一次主要是讲绘画的过程。山水方面,吴老师让我临宋元的几家名作,即元末著名山水画家王蒙的代表作《青卞隐居图》、南宋李唐的《万壑松风图》、五代、宋初画家巨然的《万壑松风图》。吴老师说,被看做南派的山水画大师董源的原作,你是不太可能临到的,但可看看印刷品。当时他介绍我买了故宫博物院出版的上下两部画集,主要是宋朝到明清的作品。有些原作不在故宫,故宫博物院留下的是影印本,我的摹本主要靠这两部画集。

我跟吴老师学习之前也曾画过墨竹,但画不好。跟了吴老师以后,他说四马路有个古籍书店,你去那里买一本柯九思《墨竹本》,你买到后就跟着临摹,这里面画竹的方法基本齐了,后来这本书被我买到了,全称是《清阁墨竹图》,画竹两竿,依岩石挺拔而立,石旁缀以雅竹小草。画中有作者自题,作品左上处有乾隆皇帝御题,也有董其昌的题跋,周围有藏家印多方。我买到的这本,从一叶竹叶到两三叶竹叶,还有树梢、竹石,当中缺的两张,是明朝夏仲昭(夏昶)补的,夏仲昭也是画竹的名家。我能画竹,一方面是吴老师教,一方面是临摹这本画册。

从1959年到1966年"文革"开始,我前后向吴老师学了7年。虽然师生关系时间不算长,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他有一句名言:"你跟我学,你要得我法,得我血,扬其貌。"意思是你要学到我骨子里的东西,扬弃外表的东西。吴老师常常给我讲元末明初王履的事,他是洪武年间画家和医学家,是画华山图的,他的名言是:"吾师心,心师目,目师华山。"吴老师都是这样指点我的,让你自己去体会,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书画鉴定辨真假

吴老师被称为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,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吴老师对穿梭往来于上海的古代书画文物,尤其是故宫书画南迁寄存沪隅之际,做了大量的鉴定工作,有"一只眼"之称。新中国成立后,上海博物馆的古书画也请他鉴定。当时上海博物馆有六个人鉴定,六方图章,他是其中之一。有次外地博物馆拿来一张横片,说是苏东坡画的竹子。那天我去吴老师家,正好碰到他在鉴定。待送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,他回来后对我私下说,这张横片是假的。他鉴定下来是柯九思而不是苏东坡的。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中,经他鉴定,发现好几幅是假的。当然,吴老师说的假货,是说不是那个画家画的,其实作品本身的水平还是很不错的。

有一天,我早上到吴老师家,吴老师的学生、居住在美国的王季迁寄来一卷白描人物《朝元仙仗图》,邮局刚刚送到的。这是王季迁花了30万美元收藏的,这次寄来的是王季迁的限定印刷版,裱装很考究。《朝元仙仗图》是北宋初年道教壁画的稿本,图绘道教帝君诸神仙朝谒元始天尊的队仗行列,由神将开道、压队,头上有圆光的帝君居中,其他男女神仙持幡旗、伞盖等簇拥帝君自右至左前行。全卷本应为88名神仙,但此卷缺最后一名压队的神将,故画中有帝君、10名男性神仙、7名神将、67名女装神仙(包括玉女和金童),共计87名神仙,以卷的形式流传至今。徐悲鸿因收藏有唐代的《八十七神仙图》,认为《朝元仙仗图》不过是《八十七神仙图》的临本。当时,吴老师靠在沙发上,让我先看这幅画,他刚题好跋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面赵孟頫有行小字,吴老师题的是"吴带当风"。尽管几十年过去了,我现在回忆起来,徐悲鸿收藏的《八十七神仙图》确实更有艺术价值,绘画水平比王季迁收藏的《朝元仙仗图》要高,那优美的造型,生动的体态,将天王、神将那种"虬须云鬓,数尺飞动,毛根出肉,力健有余"的气派表现得淋漓尽致,具有"天衣飞扬,满壁风动"的艺术感染力。我也怀疑《朝元仙仗图》是临摹《八十七神仙图》的。吴老师不是画人物的,所以他当时没有发表意见。

还有一次,我也是早上到吴老师家里去的,上海文物商店的朱宜士拿来赵孟頫的《六体千字文》,请吴老师鉴定,吴老师看了看说:"真的。"他对朱宜士说也想收藏,朱宜士说已请钱君匋先看过了,也说是真的,请吴老师再来复复眼睛。他说这件文物已经被国家单位收进,不能再拿出来了。吴老师问是多少价格收进的。答曰:580元!

那年代,元代那么长一卷文物只需580元就能收进,而我一个月工资是117元,大概只有我五个月工资的价格,可见那时候文物是多么便宜。吴老师说,如果有多的话,请给我留一卷。其实这也是说说罢了,不太会再有的。

朱宜士走后,吴老师说,古人以前一个上午可以写两卷,本事大吗?六千字一卷,一万二千个字!一上午写完,真厉害!他说以前赵孟頫写了很多这样的卷子,为什么会多呢?原来当时是没有印刷,没有帖的。蒙古人入主中原后,忽必烈很注重中国文化,元朝有个奎章阁,陈列珍玩,储藏书籍,是上都皇城的重要宫殿,后改为学士院,汇集著名学者文士,成为学术和艺术的殿堂,柯九思是专门负责宫廷所藏金石书画鉴定的。从前贵族子女学汉文写字等都是跟着赵孟頫学的,但是没帖的呀,就只能一句一句写下来让他们临,所以有很多卷。赵孟頫写得多、写得好就是这个原因。忽必烈是很喜欢赵孟頫的,顺便再说个故事,当时忽必烈要赵孟頫做右丞相,专门负责中国古文学,但蒙古人也是很迷信的,先要看他的相,将他头上的官帽拿掉,头发披下来,赵孟頫的头路是有点尖的,忽必烈说相不好,就没有让他当。这是民间流传的掌故,书上是不太会有的。可惜,赵孟頫的那些长卷,经过长久的历史岁月的流淌,很多都散失了。特别是经过那么多次的战争,好东西都流失了。

细说孙中山家族

沈飞德

44.夫妻恩爱

戴恩赛为广东五华人,1894年生于香港(一说1892年),1913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,获文学学士学位,同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(今清华大学)。次年由清华学资送赴美留学,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,先后获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。1918年返国后,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秘书,次年任外交部政治组组长,其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、外交调查委员会会员。他的学识与为人深得孙科的赞赏,以致为妹妹牵线搭桥,成就了一段姻缘。

卢慕贞在女儿结婚前对儿子孙科与女婿戴恩赛提出三个要求:一是婚礼要在澳门孙公馆举办;二是要孙科担任妹妹的主婚人;三是女儿女婿结婚后一定要长住澳门。孙婉与戴恩赛结婚时,新郎28岁,新娘芳龄26岁。孙中山与宋庆龄没有出席孙婉的婚礼。从留存的结婚照来看,卢慕贞与陈粹芬两位母亲和孙科夫妇等至亲参加了婚礼。

孙婉和戴恩赛结婚后,夫妻恩爱。戴恩赛对孙婉的呵护与关爱,使孙婉曾经的感情伤痛得到慰藉。1921年5月,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,这年冬天,外孙女戴成功在香港出生,时值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,殷望一举成功,就赐名"成功"。1922年6月,陈炯明叛变,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,孙中山登永丰舰(后改名中山舰)指挥讨逆,度过了艰苦卓绝的55天。次年夏,孙婉在香港又生一子,孙中山为了纪念去年在永丰舰蒙难事,就赐名外孙叫"永丰"。这年,孙中山任戴恩赛为梧州海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广西交涉员。

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在北京病逝。早在孙中山病重住院期间,戴恩赛就告别爱妻到北京照顾岳父孙中山。其间他与孙婉书信不断,互诉衷肠,情意绵绵。在孙中山病逝后,戴恩赛又写信安慰妻子,给她鼓励和勇气。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:"我虽身在北京,您在澳门,父亲的离世,那份伤痛和难过的心情,每晚发梦见到您,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,只要我们相互接触和安慰,就能减轻我们丧父的悲痛。您要振作自己,为了我们、孩子及母亲,为了实现父亲未完成的革命事业,我们一定要遵奉总理的遗训。"

尽管孙婉有了一个新的幸福家庭,与戴恩赛有了儿女,但她仍时时思念离别的儿女。"儿女在王家生活怎样?谁照顾他俩?"的念头一直困扰着这位母亲的心。每当想起,心如刀绞,天长日久,精神备受刺激,得了一种病,发起病来常会昏厥,给人留下"有神经质,为人迟钝"的印象。

孙婉再婚后因想念儿女,曾多次主动与王伯秋联系,希望能将儿女接到自己身边,但遭到王母的坚决反对。她心想,老太太思想封建,带走儿子肯定不行,带女儿或许会同意。但孙婉的这一愿望也未能实现。

王仲钧夫妇十分喜爱王弘之姐弟俩。赵兴华写信给千里之外的湖南娘家,说自己生了孩子,娘家为此一本正经地送来贺礼,好一阵欢喜。

然而,好景不长。王伯秋原配李澄湘后来又生过一个儿子,但不久又夭折了,以后没再生育。两度失子之痛,始终萦绕在李澄湘的心头。此时,王弘之姐弟俩渐渐长大,益显活泼可爱,李澄湘每次见了,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哀袭来。她羡慕弟媳赵兴华命好,拥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孩子,悲叹自己的不幸。她十分喜爱王弘之姐弟俩,尤其是王弘之。弟媳赵兴华见大嫂李澄湘对王弘之姐弟俩很关心,唯恐有一天大嫂了解真相后会失去孩子,内心十分紧张。自此,她极力反对大嫂与孩子接触,以致妯娌之间时常发生摩擦,乃至争吵。老太太看在眼里,对大媳妇的处境很同情,内心充满矛盾。一天,她终于鼓起勇气向大媳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。

王弘之姐弟俩究竟归谁抚养,赵兴华和李澄湘各不相让。最后还是老太太一锤定音:两个孩子都由大媳妇李澄湘抚养,王弘之两房兼祧,叫李澄湘为娘、赵兴华为姆妈,叫王伯秋为爸爸、王仲钧为爹爹。至此,妯娌争夺王弘之姐弟俩的一场风波才告平息。

同和里

王承志

5.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找我

紧接着的这一场,大幕拉开,只听到锣鼓声十分急促,台上一个人也没有。好一会,从舞台的侧幕伸出一只高帮白底厚靴,悬在半空,几乎有半分钟一动不动。那家伙是在摆功架,卖弄本事,想让人看看他的脚劲有多少好。卖弄了一会,那家伙看看差不多了,想迈第二步了,悬着的那只脚缓缓收起,还没完全收拢,小皮匠突然之间喊了一声:"好!"

那家伙猝不及防,硬生生摔了下来,摔倒在台上。台下的人都看呆了。那家伙是个长靠武生,后背插了好几面旗子,身上的穿戴据说有几十斤,行动不便,好不容易才爬起来,还未站稳,小皮匠又是一声:"好!"。

小皮匠的第二声"好",像是暗号,顿时,全场的叫好声此起彼伏,潮水一般,滚滚而来。结果可想而知,长靠武生再次应声而倒。一场戏里摔了两跤,长靠武生羞愧无比,此后便萎头萎脑,无精打采,眼睛也不敢朝台下看,连连出错,英武不再,甚至在最后一场开打的时候,被对方的小巴喇子用长枪在头上敲了一记。

前排一个白胡子老头回过头来,看着小皮匠,十分感慨地说:"我看了大半辈子的戏,今天总算碰到一个真正的内行!"

我娘死的时候,我只有五岁。听小皮匠说,我娘是生黄疸病死的。我觉得是医生说错了,也可能是小皮匠听错了,应该是蛋黄病,因为我娘死的时候,脸色和蛋黄一样黄。

弄堂里的人都叫我大耳朵。当然,也有叫我野蛮小鬼、叫我捣蛋鬼的。要不是长了两只大耳朵,像我这种发育不良的,肯定被人起绰号叫僵瓜。有一个时期,上海人养鹅成风,弄堂里从早到晚"懿懿懿"一片。别人家都用米糠泔脚喂鹅,廿七号里的人家用酒糟饼喂,那几只鹅长得又肥又大,眼睛通红,只要一看到我,就摇摇晃晃地冲过来啄我耳朵。我已经吓得逃进家里了,它们还不罢休,一边懿叫,一边啄门,要啄十七八记再离开。后来才明白,那几只鹅是把我生冻疮的耳朵当酒糟饼了。怪不得大家骂它们是呆头鹅。

我经常会胡思乱想,想着突然有一天,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找我。最好是在操场上升旗的时候,全校的人都在;要不就是夏天,全弄堂的人都坐在外面乘风凉,这个漂亮的女人一步三摇地走过来,直接走到我面前,抱着我哭,说她是我的亲姐姐,这么些年一直在找我,知道我受苦了,她是来接我走的。姐姐身上的气味一定很香。我也抱着姐姐哭,哭得鼻涕都流出来。每次想到这个场面,我的鼻子真的会发酸。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们姐弟相认,都张大着嘴巴,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。不过我照过镜子,还每天都得看小皮匠的脸色,我很清楚,我那个姐姐长成仙女模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那就希望她很有钱,骑着一辆全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过来的,最好,手上还戴了块手表,还烫过头发,衣服上一块补丁也没有。

每一次想象,我都会补上很多细节,弄得自己也很感动。

亲姐姐迟迟没有出现,我在弄堂里先认了个干姐姐,那就是住在我家隔壁再隔壁的阿娟。阿娟是社会青年。我也不太明白社会青年是什么意思,好像就是,你只要当了社会青年,社会就不管你了。阿娟的家人都在香港,她和一个瘪嘴老太住在一起。瘪嘴老太以前是她家的梳头娘姨。每次我的那些恶作剧传到阿娟的耳朵里,她都会格格格地笑个不停。比如有回过年,大年夜,隔壁的宁波阿娘和宁波阿爷坐在一起定定心心吃汤团,宁波阿爷一口咬下去,馅子不是猪油黑洋酥,而是一小块乳腐。宁波阿爷一声连一声地喊罪过啊罪过,触霉头啊触霉头。宁波阿娘说:"昨末子我裹汤团这厢,大耳朵来过一歇。这相貌估摸是其做的手脚。"宁波阿爷恨恨地说:"还用得着这相貌那相貌估摸啊,肯定是大耳朵做的手脚。这小鬼头,趟趟来过以后要出点花头。"阿娟听说了这事,笑得喘不过气来,差点滚倒在地板上。笑完了,阿娟说:"大耳朵顶痴头怪脑,怎么让你想出来的。"说完又笑。阿娟笑起来特别好看,牙齿雪白崭齐,而且一颗蛀牙也没有。她刚刚把嚼了半天吹了半天泡泡的泡泡糖吐掉,我趁她不注意偷偷捡起来,放进嘴里继续嚼继续吹泡泡,临睡的时候用糖纸包好,第二天再继续嚼继续吹泡泡,直到阿娟吐出一块新的泡泡糖,以旧换新。